

## 第一个金毗罗<sup>①</sup>节

半田义之

今天是卖苹果的日子，一清早我就起床，早饭也提前吃了。我的妻子睦美本来在工会（生活互助会）里尽义务，今天也请了假，特意来卖苹果。对于七岁的春香和五岁的菜菜子来说，卖苹果是件新鲜事儿，她们高兴得很。明日子刚两岁。大儿子圆念小学二年级了，得上学，不能跟着去，好不懊丧，不服气地说：“反正等我一下学就马上来。”

冈山从井旁走进我家的院子里就说：“地方已经占好啦。”他是来告诉我们，他预先占了一块好位置，那是他开支部会议时，早就看准了的。他转眼就从什么地方拉来一辆平板车。冈山有六十来岁，是个土工，头剃得光光的，一脸讥讽的神色。

小母田从木栅门里走进来了。他是个三十五六岁的农民，穿着小仓布上衣，下身是镶红线的消防队员的裤子，戴着旧式鸭舌帽，脚上穿着水袜子。

冈山和小母田把堆在廊子上的四只苹果箱都装上了平

---

① 金毗罗是保护航海的神。

板车。

我穿着齐腰的短大衣，戴着走了样的黑色鸭舌帽，把炸面包圈似的垫子塞进肮脏的手提包里，下到院子里去。因为害痔疮，我总是随身携带这个垫子。

平板车由小母田拉着，我们就出发了。今天一月十日，是一年里头一个金毗罗节，庙会上的人一定特别多。为了挣出国会竞选的经费，我们才打算卖苹果的。苹果是区委会从青森县来的。

观明寺离我家不远，但是车子从小巷子里过不去，所以我们得绕一些路，沿着大路走。

寺院前有座小山门。走进去，右首是小小的鬼子母神<sup>①</sup>殿，左首是和尚们住的四五间房子。原先的镇公所就在鬼子母神殿旁边，相距不远的地方。那座房子破破烂烂的，现在已经不用了，院子的墙也塌了，只剩下两根花岗岩的门柱立在那里。我们看好的就是门柱前边的地方。

镇公所遗址的旁边是实业学校宽敞的操场，操场旁边是通向寺院的路，有丈八宽。再过去就是九百多平方米大小的一个池子。观明寺在路尽头的矮丘上边，寺院里有一座殿，供的是金毗罗神。

时间还早，寺院前只不过零零落落地摆了几个摊子。有的货色放在地下，还没打开包，摊贩却走开了。虽然寒冷，却没有风，看来是个好天气。

---

<sup>①</sup> 鬼子母神是保护儿童的神。

土田家的长子初之助和他妻子没地方住，只好暂时歇在镇公所的一间屋子里。我们一到就借了一张以前镇公所使用过的条桌和一块防雨板，就这么搭成个苹果摊子。初之助来帮忙了。身穿用毛毯改成的黄大衣的泽渡也跑了来。

初之助是土田家的长子，也就是叫作“城殿根”的农民家的长子。他没有继承家业，却当上了镂金工，专门制造出口用的铅制烟灰碟一类东西的模子——去尼亚加拉大瀑布游历的美国农民喜欢买这种东西。泽渡是一家修理农具的小铁工场的老板。镇上的人都管他叫“开氧气店的”。

我们把苹果从箱子里取出来，摆在台子上。可是不知道究竟按多少钱一堆来分，一堆该放多少个苹果才好，这可为难了。我每天至少要到工会去帮一次忙，这点事情本该知道的，可是临到节骨眼儿上，却一窍不通。

照理说，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替苹果定定价码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难题，然而现在我却不能这样看待。

泽渡到池旁的卖苹果的那里去看了看，又跑着回来了。他年近半百，有着厚厚的嘴唇，浑身圆滚滚的，个子又矮，象是个小孩子。

我们商量着把苹果按十八圆一个，十五圆一个，十二圆一个的，分成几类，不好的是十圆一个。还摆了几堆五十圆一堆的。我们觉得价钱定得低了些，然而这是党的事业，就这么办吧。

我赶快回家去写广告和价格表。家里冷清清的，担任党支部书记的村山正在铺满了纸的桌子上办公。他是明治

大学的学生，举止慌张，有些可笑。他竭力想装出一副严肃的神色，对人毕恭毕敬地鞠躬，说话也满客气。村山旁边，千叶医科大学的岛木在刻蜡版。今年将从东京的私立大学毕业的中庄，把报纸和传单摊得满满的，在分类。不知什么人在屋角里睡着觉，大概是另一个区委会的人。

“林同志，有饭没有？山武的同志还没吃早饭哪……”村山说。

“你瞧瞧饭锅吧。橱柜里也许还有点儿什么吧。”我把纸摊开，取出涂广告的颜色，显得很忙碌的样子说。

山武的同志是指正在睡觉的那个人。山武郡的片贝——美国在那里进行实弹演习，渔民几乎不能出海去打鱼。鸡也不下蛋了。由于风向的关系，相距数里的这个镇上，房屋的纸窗竟也震得直颤。

我写好了广告和价格表，就把放在家里的党报和宣传文件夹上，回到卖苹果的地方去。伊吹山太太带着共子，正在那里帮忙呢。

摊子排得密密匝匝的，香客们陆续来了，苹果也一堆堆卖了出去。这个节日还残留着过年的气氛，来的人很多。下一次节日是三月十日，那一天祭祀的是经堂菩萨。经堂菩萨的神殿也在这个院内，就在池子旁边。镇上的人都说：“一过经堂菩萨的节日，就该暖和啦。”这个地方常有节日，因此，农民必须比别的村子多预备一些糯米。

我和小母田坐在摊子后面摆在正当中的苹果箱上，冈山和伊吹山太太略微离开一些坐着。

陆美背着明日子，两只手领着春香和菜菜子来了。她马上就替客人包扎苹果，嘴里还应酬着：“谢谢您啦……”她在工会里工作，对这套都习惯了。

伊吹山太太从客人手里接过钱，共子就怪声怪气地嚷：“你干么要人家的钱？什么时候染上这个毛病的？”

伊吹山太太急忙附在共子耳边，嘀咕了些什么话，又担忧地说：“这孩子怎么这个样子？她还跟春香同岁呢。照她这个样儿，今年上得了学吗？”

伊吹山是位数学家，在文学批评方面也有著作。他向来守信用，开会总是准时到。因此，他讨厌那些说话不算话的人。要是有人生了病，他一定亲自去慰问，或是写信去。可是贴传单啦，参加游行示威啦，象今天这样卖苹果啦，他就不大愿意出来了。这种时候，他妻子就来替他。为了募捐而兜售巧克力什么的时候，在支部里就数他妻子卖得多。

我们右首的摊子是一块蒙着布的防雨板，上面摆着廉价的梳子、别针、发网、牙刷、放化妆用具的口袋什么的。一个皮肤白皙、长得挺标致的、吹酸浆<sup>①</sup>倒满合适的大娘，把身上穿的毛线外衣脱下来，铺在地下坐在那儿。她身旁只有个小藤筐子，看来这些货色统统可以装得进去。

左首是个卖针的摊子，摊贩一边不停手地把台子上放着针的长方形纸包一个个拣进一个纸袋里，一边吆喝着：“先装大号针，然后装中号针……”

---

① 酸浆又名红姑娘，女孩子把这种果实里的汁液吸干，吹着玩。

前边的摊子卖的是浅黄色的灵药，都盛在圆筒形大玻璃瓶里；还有个摊子卖浅粉红色的棉花糖，摊贩用脚踩动机器，糖就从黄铜盆中央钻出来。

苹果卖得很快。有时候挤满了人，忙得很。这下我可起劲儿啦，大声吆喝着：“来吧，来吧，道地的青森苹果，大甩卖咧……”

可是，无论怎样我也吆喝不出别的话来了。

有人在我们这苹果摊前头站住脚来望。伊吹山太太就殷勤地怂恿他们：“您来几个吧？……”

小母田喊不出“来吧，来吧”这样的话来，可是只要一有熟人走过，他就一个个叫住他们，说：“喂，过来看看吧？”或是：“买几个好不好？”

有的人走过来，问道：“什么，是工会摆的摊子吗？”

“不，今天是共产党的。”

“那还不是一码事？”那个人一边说着，一边就走开了。

冈山总是绷着脸蹲在那儿，可是他一直坚持着不回去。要是有人相当熟的人路过，他就打招呼说：“买点去吧。这样的苹果，看起来就好吃。”

睦美一会儿擦擦苹果，一会儿又把它们摆得好看一些，片刻也不歇手。这些事她做得都又柔和又大方，而且手脚十分麻利，然而一点也不想炫耀自己的劳动。她在工会里干活儿的时候，也总是这个样子。她的头发剪得短短的，圆圆的脸，象个娃娃。

春香、菜菜子和共子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要买苹

果吃。陆美和伊吹山太太都给各自的孩子买了。

我把钓鱼时用的肮脏的手提包伸到她们眼前，说：“钱！”

“马上就给！这钱是最要紧不过的呀……”

伊吹山太太慌忙从腰带里掏出瘪瘪的钱包来。

旁边那个卖梳子什么的大娘趁着苹果还没卖完，仔细地挑出五个好苹果，买了下来。

她把手里的苹果拿给我们看，说：“象这样把儿粗的苹果是靠近树根长的，特别好。”

也不知这位大娘知道不知道这是共产党摆的摊子，从刚才起，她老是坦率地跟我们攀谈。

在这一带，我们的摊子卖得最快。池旁还有个卖苹果的，两块防雨板上面，擦得红红的苹果堆积如山。我们也常常去侦察，那个摊子没有我们卖得快。我更加起劲了，一遍遍地说：“来吧，来吧。”

我拿宣传用的党报包苹果，递给客人，精神勃勃地说：“等您回了家，先看看这张包苹果的纸，上面写着很有用的话呢，看过再扔掉它吧。……”

要不是党的事业，象这样坐在路旁，我是万万做不到的；至于招徕顾客，就不用提了。可是现在我的心情就象是小孩子一样轻松好玩，情绪也很安宁，觉得今天一整天只要坐在这儿就成，只要反复做些单纯的动作就成，那末这一天的事就办好了。

“喂，杉本同志怎么啦？”我突然说。

每逢我高兴起来，或是想开个玩笑的时候，就称呼他“同志”。

“说的是呀，真的，搞宣传工作去了吧。也说不定又去喝酒啦……”

听小母田的口气，好象是在责备杉本平时的酒癖。

“今天可得请他唱《苹果之歌》啦……”

睦美说这话的时候，她那张娃娃脸变得更加稚气了。

“昨天他到我家来了，说是要到区委会去，他下午一定会来的。”伊吹山太太说。

“要是到区委会去，就不能说他不热情了。不过今天他不早点儿到这儿来可不成……”

冈山板着脸说。“热情”是冈山的口头禅。

冈山不大懂得复杂的道理，他对“热情”的看法是这么产生的：他说，不管是做什么，只要怀着热情去做就成。

前些日子，杉本曾到区委会去帮助他们卖苹果，那一次杉本喝了杯酒，用绳子把头一扎，一边卖，一边唱着《苹果之歌》。那一天是M镇（区委会的所在地）赶集的日子，据说卖了两万圆。大家想今天也请杉本唱《苹果之歌》。

“可是冈山同志还是得喝杯酒才成吧……”我说。

“可不是嘛。要是给我买杯酒来，我也能唱歌……”

“可是冈山先生又该唱《染坊高尾》<sup>①</sup>啦……”小母

---

① 染坊高尾是江户吉原三浦屋的名妓高尾的绰号。据传，她曾为一个染匠的真情所动，嫁给了他，因而得名。她的事迹被改编成同名说唱节目和戏剧，经常上演。



田说。

冈山在酒后总是唱《染坊高尾》的调子。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我们纵声大笑起来了。仔细一想，也没什么可笑的，可是我们觉得好笑得很。

“有什么事，笑得那么畅快……”

田坂太太看着我们笑，自己也笑着走了过来。

“您到这儿侦察来了？”我说。

田坂太太夸张地回答说：“是呀……”

田坂太太是工会的常务理事，曾经和睦美一起在小卖店里当过店员。她丈夫是M镇日立工厂的科长，今年四十一二岁，他们没有孩子。她的脸和身材长得象皇后。她性情快活，是个交际家，也很能干。要是工会里的钱不够开支了，她就抢着步子到什么地方去，凭着她长得标致，和那三寸不烂之舌，把钱借了来。在工会里，她是不可缺少的角色，工会能够发展到现在这样，借重她的地方很多。但她并不是衷心赞成共产党。只要睦美把党的小册子带到工会里去，放在那儿，她就“喂”一声，把它们交还给睦美，要她照样带回去。

“今天工会可受了利用。”田坂太太故意皱着眉头说。“到工会里来的人都说：‘工会也在庙会上摆了摊子。’真叫人为难。你们干脆挂出红旗来吧……”

小母田说：“那还不是一样。刚才三十郎的爸爸问我们

是不是工会的，我告诉他：‘今天是共产党的。’他说：‘那还不是一码事？’”

“所以才叫人为难呢……”田坂夫人皱起美丽的眉毛说。“可是这一次我对各位同志可算佩服啦。贴传单，卖巧克力，签名，募捐，干得真出色。林先生，您的职业究竟是什么？是写小说呢，还是当共产党？”

“两样都是……”我模棱两可地笑着说。

泽渡和土田笑嘻嘻地走过来了。支部书记村山骑着自行车来了，恭恭敬敬地鞠了个躬，说：“大家辛苦啦。”

他说要到附近的支部去看看，就回去了。

杉本搭十二点的下行车来了。他把从区委会那里带来的漂亮的招贴画摊开来给我们看。

“今天您该给我们唱《苹果之歌》了吧……”陆美开了一句玩笑，这在她是难得的事。

“当然喽。在区委会唱了，不在支部里唱还成！唱《苹果之歌》就是搞革命运动呀……”冈山说。

杉本用手指着冈山说：“老爷子这一套又来啦。接着又该提到‘热情’啦……”

杉本是道地的江户人，年纪有三十七八了，还在打光棍儿。他跟他父亲，以及都还没结婚的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一起疏散到这个镇上，就在这里定居下来了。

“杉本君，我要买一杯革命水……”连泽渡都开起玩笑来了。岂止他，每一个人都想开句玩笑。

“喂呀，我在本地可吃不开……”杉本嘴里虽这么说，马上就站在苹果摊前，把苹果重新摆摆整齐，吆喝起来了：“嗨，来吧，来吧，维他命 A B C D 一概俱全，吃了管保您身子骨结实……”

可是现在是吃午饭的时候，过路的人不多，苹果也不大卖得出去。于是，我们决定轮流回家去吃饭。小母田说要顺路到伙伴们的家里去收集剩下的那些选举用的报纸。土田叫着小母田的名字，说：“正一君，你不用去啦，我去绕一趟吧……我已经老啦，卖苹果的事儿拜托你们吧，别的事儿我什么都干……”

别看他个子几乎有六尺高，说起话来倒挺温和的。

泽渡也说：“那末，这一带我去吧。”

冈山站起来说：“附近由我去收吧。”

伊吹山太太也说：“我家离得远，我去取吧。”

过了晌午，伙伴们接连不断地来到了。他们都是农民，上午要干活儿。附近的村子里其他的伙伴们也来逛庙会了。农民即使上了岁数，节下也都喜欢赶个热闹。一眨眼的工夫，摊子后面镇公所旧址的院子里，大约有四五十个这样的伙伴坐在从初之助家搬来的木箱上，或是廊檐下，围成个圆圈，热热闹闹地说笑起来。大家都在四十五岁以上，三十几岁的我、小母田和杉本还算是年轻的呢。孝夫二十四岁，最年轻了。他还是叫作“中之屋”的农家的主人呢。除了担任支部书记的村山而外，学生们都不喜欢出头露面，今天也没有来。

泽渡和冈山也参加到那一圈人当中谈话去了。摊子上只剩下了我、小母田、杉本、伊吹山太太和睦美。有这些人就足够了。杉本一会儿到围坐着的人们那儿去，一会儿出些怪声音活跃一下摊子上的气氛，一直是忙忙叨叨的。

围坐着的人们好象谈得兴高采烈。

人们有时候大声笑。说起来，自从选举斗争开始一个半月以来，我们经常笑，也说了不少开玩笑的话。从早晨起，人们就穿梭似地到我家来。到吃晌午饭的时候，有的农民骑着自行车来看看卖得怎样了。有些人笑嘻嘻地在傍晚露面。这些是土田、泽渡、冈山、杉本等想喝酒的伙伴们。要是知道了那一天的情况不能让他们喝酒，他们就回家去，吃过饭再出来。也有的人先在酒店里喝上一杯再来。晚上总是凑上十几个人，谈的当然是选举的事。大家常常开玩笑。这种玩笑并不是耍贫嘴，很有些内容。五六十岁的农民会说一些出乎意料的话。笑声是经常不断的。

围坐着的人们大笑起来。我回头一看，土田正在讲话呢。他讲的是三十年前的事情。土田很会讲，记性也好。

“那天是五一节。六助的老婆生了些日子的病。我们说：‘今天是五一节，帮他们去干会儿庄稼活吧。’我们就去了。喂，高米君，你不是也去了嘛……”

“可不是去了嘛。”高米神气十足地说。

“我们修埝儿，干得挺起劲。可是六助就是那么个人，所以我们老早就收摊了，三个人喝起酒来。高米君只用一只手攥着那装得满满的、能盛一升酒的瓶子，咕嘟咕嘟在

倒。并不是人人都有这套本领。本来嘛，我身高五尺七寸三分，挺着个肚子，体重将近一百公斤。高米君比我还要宽一圈，我们俩要是走在一块儿，新当上警察的就得望风而逃。……”

大家哄堂大笑起来。这个故事，有的人已经听过两三遍了，可是大家还是笑了。土田和高米净胡搞，或是跟警察闹着玩儿，一年到头不是蹲拘留所，就是挨罚金。为了交五圆的罚金，他们交上五百张一分钱的印花来捉弄警察，弄得警察不知如何是好。在这一带，农民运动的底子很厚。

“我们一下子就把三升酒喝得一干二净，心情很畅快。我们就说：‘到村长家示威去吧。’于是就去了。快过男孩节<sup>①</sup>了，村长家的院子里挂着一面很大的鲤鱼旗。我把旗竿两手一抱，用肚子一顶，狠狠地使了把劲儿，就把它拔出来了。我把它连同鲤鱼旗一起扔掉了……”

大家纵声笑起来。我和睦美也站在圈子外面听着。

“……于是村长那家伙，说是受伤了还是怎么的，请了个律师，告了我一状。警察到我家来，说：‘土田君，到警察署来一趟。’我跑去一看，警察署署长那家伙——他姓田村来着——说什么：‘土田君，你的身体可真壮呀。’我心想：‘要提到那件事了。’我就说：‘不，署长先生，您听说过“外强中干”这句话吗？那正是指我说的。我块头虽然挺大，可一

---

<sup>①</sup> 日本风俗，五月五日是个男孩子的节日，家家竖起用纸或布做的鲤鱼形的旗子来庆祝。

点劲儿也没有哇。”说的时候，我装作满没那么回事儿的样子。于是，署长就说：“你把高濑先生家的挂鲤鱼旗的旗竿给扔掉了吧？”我说：“署长先生，尽管我是个农民，头脑笨，您也别开我的玩笑呀。请您仔细想想，就凭着人的力量，哪里拔得动那么大一根旗竿呢？再说，我家的亲戚就住在村长家隔壁，一年到头蒙村长先生关照。我怎么会干得出那样的事！听说军多利神社的树林子里有天狗<sup>①</sup>，这准是天狗干的。”于是就没事儿啦。……”

笑声又爆发了，而且没个完。知道当时的情况的高米和泽渡、邻村会种菜的须藤这些人你一句我一句地插进嘴来。

土田接着说：“可是我干的净是傻事儿。农民只能干得出那样的事儿。所以大家伙儿都说我们是农民党什么的，谁也不肯接近我们。在路上遇见我们，胆子小点儿的都扭头就跑。当时听说有党，可也不知道党究竟在哪儿；农民协会里也只不过偶尔有个把人来联络。有时候倒还能看到一份《第二无新》<sup>②</sup>。跟当时比起来，如今能够象这样公开地卖苹果，真是让人高兴啊……”

“老爷子，别发牢骚啦，您长命百岁吧……”

杉本挖苦了他这么一句，回到摊子上，忽然唱起《苹果之歌》来了。他脱下上衣，只穿一件衬衫，头上扎着根绳子，

---

① 天狗是一种想象中的妖怪，人形，有两翼，脸红鼻高，神通广大。

② 《第二无新》是《第二无产者新闻》的简称。

怀里抱着一大堆苹果，仰着脸，做出跳舞的姿势，唱了起来。歌词是：“嘴唇挨着红苹果……”周围挤满了人，一时把那条路的交通都断绝了。大家都笑着看。唱完之后，杉本把两个十八圆的苹果和一个十五圆的包在一张党报里，一边吆喝：“大甩卖，五十圆哩……”一边走来走去地兜售。马上就有了五六个顾客。

销出不少苹果之后，杉本就到摊子后面，认真哭丧着脸说：“嗨，不喝杯酒就来唱歌，可真不好唱……”

我也只好苦笑着说：“辛苦啦，辛苦啦。”

到了下午两三点钟，人多起来了。来了不少在消费合作社和文化会认识的人，苹果卖得很快。睦美把背在背上的明日子托给什么人去照看，腾出手来干活。我算了一阵子账，才卖了三箱苹果。我希望今天哪怕多赚一分钱也好。

这当儿，伊吹山太太一直站在路心，专门留意看起来贫穷的农民，热心地把报纸发给他们。杉本一边象蔬菜商人那样有板有眼地吆喝着：“一个咧……两个咧……”一边堆着苹果，然而他的手和嘴的动作毕竟不大协调。

有个褂子上印着字号的人跑来收捐，说地租是三十圆，另外还得交五十圆的税金。

杉本说，在M镇只交了三十圆。他正要把党的名字说出来，我说：“算了吧，算了吧。”就付给那个人八十圆。

旁边的大娘说：“遇到过节，全国不论哪里都是八十圆。”

她又说，待会儿还会有人用别的借口来收钱呢。

前面那个卖淡黄色灵药水的摊子一点也没卖出去。蹲在我们家旁边向阳处的一个围着鲜艳绸巾的女人，不时地跑到卖灵药的男子那儿去，悄悄地跟他说些什么话，或是喝摊子上的灵药。

旁边卖针的摊子上，有时候换了个人来卖。这个年轻人本来是相隔四五个摊子的卖化妆用品的摊贩，但是他们俩吆喝的却完全一个样。

“先装大绉针，然后装中号针，第三装穿棉线的针，第四装绣花针……”

因为从早晨起就一直听着这套吆喝，我也背会了。

“三素屋的针咧，京都三条寺街的三素屋咧，开创一百五十年咧，为了感谢没有遭到战灾，宣传大甩卖咧，一共二十根针，只卖二十圆咧。……”

大儿子圆下了学，飞也似地跑了来。睦美给了他个苹果，他好奇地看了一会儿热闹，后来不知钻到哪儿去了。春香和菜菜子也许待在初之助家，没有露面。

来了一个一只眼睛有毛病的人，手里拿着个本子，说是什么地方把头有病，要我们捐钱。刚才隔壁摊子上那位大娘所说的“还会有人来呢”指的就是这个家伙。

我有些气愤，也心疼钱。象这样卖苹果筹来的钱——竞选需要的款子，我心疼。

然而我在板子上摺下五十圆，还在本子上用大字写下党的名字。那个男的望了望本子上的字，又把剪短头发的



陆美他们守着的摊子打量了一番，然后“嘿，嘿，嘿……”地笑了几声，卑屈地弯了好几回腰，没拿钱就走了。也许他觉得对方是共产党，不大对头。我事后也怪不是味儿的，一把攥起那张五十圆钞票，又塞回手提包里。

后面那圈人生起火来了。人比以前还多了。他们有时候跟我们这些守着苹果摊的人敷衍两句。

我又数了数钱，然后望了望摊子，说：“好容易捞回老本儿来了。余下的就都是赚头啦。……”

可是出乎意料之外，苹果剩的已经不多了。

我失望地喊道：“只有这么几个啦……”

我用眼睛估摸了一下苹果还有多少，说：“喂，只能赚上四五百圆哩。……”

“把价钱调整一下吧？……”杉本说着，把什么十二圆一个的苹果移到十五圆一个的那堆里去。

我在那儿发怔。

高米喊道：“林君，林君，抽袋烟吧……”

土田也说：“过来吧……”并且挪了挪身子，把他正坐着的苹果箱的一角腾出来。我站起身来，走了过去。土浦和孝三一边说：“知道啦。”一边朝苹果摊走去了。

我又沮丧地说了一遍：“只能赚上五百圆左右。……”

土田安慰着说：“那就够啦。哎，你们辛苦啦。”

高米说：“林君，我们在这里起哄，看起来好象是游手好闲，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

我打起精神来说：“我明白，我明白，要是老米(高米)

和土田大爷在摊子旁边一坐，苹果就不用打算卖出去啦。”

我一烤火，就知道今天虽然没有风，天气格外晴朗，但是也逐渐冷起来了。

我又回到摊子上去。苹果越发少了。杉本用手巾扎着头，拍着手吆喝起来：“青森出产的道地阶级苹果……”

圆、春香、菜菜子、共子，孩子们全都回来了。我一看，前边那个卖棉花糖的摊贩一面用脚踩着机器，一面笑嘻嘻地手里托着棉花糖朝这边伸过来。刚才我就留意到他时不时地冲着这边笑。

“小圆，你看，叔叔说要送给你们哩。……”

我推了推圆的肩膀，可是他不好意思过去。

杉本走过去要了四块，分给孩子们。

杉本说：“那个人一定也是支持党的人。”

我象生了气似地说：“可不，大家都是的……”

桐子飞跑过来了，尖声喊着：“哎呀，真了不起……”

她上中学二年级。她和女子大学毕业的母亲都是不出面的党的支持者。她的祖父是个有名的大学教授，住在这个镇上一所大房子里。他最讨厌共产党了。以前我有一次去见他，他故意说什么德田某，野坂某的。

桐子说：“我买苹果。”

“已经没有好的了，别买啦。”

“不要紧，我要买……”

一看，桐子胸前那枚“独立”徽章上的白色D字，用墨水

染了。

“那是什么呀？”

我一问，桐子就用两手掩着胸部，纵身一跳，转了几个圈儿。

“唉，就剩几个啦，少算您几个钱吧……”杉本敲着台子喊道。

我又数了数钱，差不多赚了一千圆。

伊吹山太太买下最后一堆苹果，全都卖光了。

“啊，辛苦啦。”

“辛苦啦。”

围坐着的那些人全都过来了。

“虽然不是我自己的摊子，卖光了我心里也痛快。”隔壁那个摊子的大娘说。

我最后又点了点钱，得意洋洋地说：“喂，正好是一千圆。怎么样，干得不错吧。……”

伙伴们一齐动手来收拾摊子，马上就弄得干干净净的。伊吹山太太从初之助家借来了笤帚，把周围扫得一点儿垃圾也不剩。伊吹山做事向来也是这个样儿。

我们又聚拢到火边去，聊起来了。

“再有一箱子也卖掉啦……”

“可惜开头咱们卖得便宜了些。不然还可以多赚些钱哩……”

土田说：“不，照这样也就差不多啦。”

我们从那一排还没收的摊子面前走过，扬长而去。

我笑着对大家说：“今天真想喝点儿酒。……”  
可是晚上还要跟镇上的人们开座谈会呢，可喝不得  
酒。……

(1956年8月)

文学朴译